

生活物语

家做鞋

刘利元

假期回家，发现侄子穿着一双圆口布面的家做鞋，问从哪儿来的？侄子说，结婚时岳母给做的，说话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虽然是90后小年轻，可是看不到对家做鞋的半点儿抵触，这让我感觉有点惭愧。

其实，我从孩童起，就穿家做鞋了。那时还没有通电，母亲白天在地里劳动，晚上收工就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儿。先是卷起裤脚，在小腿上搓线。然后拿起剪刀用报纸剪鞋样子，再对着鞋样子剪鞋帮子和鞋底儿。鞋帮子是用好几层布打了糨糊粘出来的，鞋底子是用许多破布旧布一层一层纳出来的。奇怪了，那个年月家里人没几件衣服的，但是到了做鞋的时候，总会冒出许多破烂衣裳和破旧床单被单，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。母亲先用缝纫机转圈缝一遍，再用针锥子一针一针地往窝窝实实纳。布底鞋很合脚，但是怕下雨，也怕锋利的犁铧和玻璃碴子。再往后，村里的农用拖拉机渐渐多了，拖拉机轮胎需要经常更换，更换下来的车胎非常适合做鞋底子，而且更加经久耐用，往往鞋帮子穿烂了，鞋底子还是好好的。母亲提起鞋面开洞的一只旧鞋，挨个查看鞋底，还能用的就把鞋帮子拆下来，清洗干净继续做鞋。

上小学时，同学们都穿家做鞋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。初中在城里读的，发现穿家做鞋的只有我一个。原来丝毫没感觉到异样的家做鞋，那时看来太土气了。机器制作的鞋，鞋面是纯黑的，不像家做鞋，蓝灰蓝灰的。机器制作的鞋，方口的，左右两边开口带松紧，不像家做鞋，圆口的，带着毛茬子，连个锁边儿也没有。更重要的是，机器制作的鞋，底子上有工整的花纹，无论走在哪里，都能留下鲜明的印记。特别是踩在雪上冰上，那嘎吱嘎吱的声音，真叫一个爽！家做鞋呢，底子早磨平了，走在哪儿都没印子，有时还滑倒摔跤呢！

想穿“买鞋”的念头，不知动了多少次。村里把机器制作的鞋称为“买鞋”，因为需要花钱买。鞋厂就在学校门口，放学后经常和一帮同学到鞋厂门市部玩，看人家买新鞋，再眼巴巴地回去。中考后到教育局查成绩，有人看我穿着一双家做鞋，问谁给你做的，我说是我妈。那个人说，做得好漂亮！现在想来，人家真的是在夸赞，可我当时却以为在戳我的伤疤。查成绩回来，正好母亲在公社买东西，我骑自行车带母亲回家，一路上埋怨母亲不给我穿“买鞋”，让街上的人笑话我。九月份开学，我要去呼和浩特上学，这是我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。母亲为我准备上学的东西，有两身外套，有秋衣秋裤，有毛衣毛裤，还有两双机器制作的布鞋。母亲说，你要去大城市了，不能再穿家做鞋了。

之后的这么多年，我几乎把家做鞋完全忘掉了。到了呼和浩特发现，原来机制布鞋也落后了，绝大多数同学穿运动鞋或皮鞋。运动鞋价格和布鞋差不多，皮鞋要贵很多，一双得花费将近两个月的伙食费。记得和师兄一起到火车站买了双三接头皮鞋，回来舍不得穿，放在鞋盒子里。同宿舍的同学经常用皮鞋威胁我，如果不和他做什么事儿，就说要用刀子把我的皮鞋划成花脸。

前几年，不小心因为喝啤酒吃海鲜惹出痛风的毛病，急性发作时脚趾红肿，疼痛难忍，皮鞋根本穿不进去，运动鞋和布鞋把脚后跟踩倒了，还能勉强凑合。康复后，几乎天天穿运动鞋和布鞋。有一天中午到超市上买东西，发现超市里有卖家做鞋，一双16元，买了一双。试了一下，非常合脚，准备带回去穿。

鞋合适不合适，只有脚知道。路走得正不正，不在于穿什么鞋子，而在于脚怎么迈。走路是否踏实，也不在于别人的品评，而在于自己内心的感受。可叹我自少年以来，耗时三十多年，才明白了母亲的一片辛劳和苦心，才懂得这么浅显的做人道理。

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: 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地址,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彩霞满天

叶少华

在急驰向烈士家乡莘县的高铁上，一道霞光在天边隐现，我忽然想，这是振霞在迎接我吗？可当我急急拿出手机想留住这一瞬间时，霞光消失了，深秋的齐鲁大地仍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雾霭中。我手持手机等待着霞光的再次出现，几分钟后彩霞再次隐现，啊，这是振霞在迎接战友、同学的到来！我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保佑我们为振霞立碑活动的圆满顺利。此时，祖国各地赶来参加立碑仪式的战友和同学正在汇聚莘县。

1979年，张振霞入伍，来到67军双大功团——598团，这支劲旅曾屡建奇功，鼓舞着几代军人为国建功奉献。1986年4月9日，张振霞在老山作战中光荣牺牲，被追记一等功。他是莘县人民的骄傲，也是598团和济南陆军学校九队同学的骄傲和自豪。

原598团赵树铁副团长每每回忆起张振霞牺牲后送别时的情景，便哽咽不止。他向原总装备部政委王洪尧上将报告，将为张振霞烈士举行安葬揭牌活动，王洪尧上将深情地表达了对烈士的敬意和怀念。20世纪70年代，王洪尧上将曾在莘县工作过，对莘县有着深厚的感情。他特别提到，张振霞烈士是莘县人民的杰出代表，也是莘县的骄傲和自豪。张振霞同志在老山作战时，王洪尧上将正担任598团副政委，对张振霞带领战友坚守阵地，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，最后在部队即将回撤前几天不幸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，印象深刻。他高度赞扬了张振霞烈士的英勇事迹和本分厚道的崇高人品，称其是党和军队的骄傲。他还向烈士的家人表示了诚挚的慰问，并希望烈士的精神代代相传，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国防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。

当天，莘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现场布置得庄严肃穆，秩序井然，大家伫立两边，夹道迎接张振霞烈士骨灰灵柩，用心用情之深令人感动。

11点30分，张振霞烈士被弟弟振强含泪拥抱着万般不舍地安放在墓碑下；11点50分，墓碑在大家共同期待中耸立，显得格外庄重而神圣，墓碑上方红星闪亮，“张振霞烈士之墓”字体饱满大气，碑体昂扬向上的姿态，象征着烈士的伟大理想和崇高信念。我们低头默哀，心中默默祈祷，愿烈士在天堂安息，愿他的精神永存人间。

老班长初清杰提前一天到莘县，他记挂着活动的每个具体环节，这位军校一毕业就

参加老山作战，九死一生的英雄比谁都更能理解烈士心中的惦念。他把全队同学和家属赠送的慰问金如数交给了张振霞烈士的老母亲。我们不能忘记英雄身后的亲人，守护好烈士的亲人就是守护好英雄的惦念。振霞，请你放心！

振霞，今天，应该不是你最高兴的一天。在你牺牲38年后，你终于魂归故里；今天，你终于和抗战老英雄们团聚在一起，从此不再孤独。

英雄并未远去。铭记英雄，崇尚英雄，英雄的背影会越来越清晰，英雄的精神会越来越光彩夺目。

大江流日夜，慷慨歌未央。牢记历史的国家才有根，记住英雄的民族才有魂。愿山河无恙，彩霞满天！

爱上卷心菜

钟穗

美食诱惑

卷心菜，乡里老人谓之“洋白菜”。显然，这种十字花科芸薹属植物，并非我国本土蔬菜。查资料得知，其老家在地中海，学名结球甘蓝，属于甘蓝的变种。当它传入华夏后，因外形之故，被称为“卷心菜”“包心菜”或“包菜”。此外，还有“圆白菜”“莲花白”“疙瘩白”等别名。

早年的家乡，或许是因卷心菜生长周期较长的因素，加之农民土地有限，种植的人家并不多。我初次接触到它，是在某位同学家的菜园里。

卷心菜的栽种没啥讲究。将菜籽撒下去，抓细土，均匀地撒过去，十几天后便出苗了。小小两瓣像是鼓掌似的，与常见叶菜也没什么区别。但之后的生长，却带着些许开花似的散漫。

那日见日长的冠状叶子会伸展到很大，像花瓣一样。此时的它，颜色并不白，而是呈一种比绿更绿的乌青色，上面还有一层粉似的物事。这份白梗青叶、曲线分明、亭亭玉立的模样，不禁使人联想到《诗经》中的硕人。

待长到塌菜般大时，可能是觉得叶子长够了，它便自觉地收拢了无疆的心，将天光地气拥入胸怀，做起了拥有一颗金黄、柔嫩的心准备。

卷心的过程，是由里往外卷。起初还很蓬松舒展的叶子，随着内部的膨胀，越来越紧，要不了多长时间，愣是胀成浑圆的球形。

莫看卷心菜在西餐中的地位挺高，当年的我，却将它归到了“不咋地”的菜行列。一则，这种产量大的蔬菜，价钱低，档次不高；二来，可能是被严寒拷问

久了，能耐住寂寞，卷心菜的质地总偏于厚实，难以入味。印象中，在我所喜爱的菜式中，除了国产罗宋汤里会用到卷心菜之外，鲜有别的食材用来与之配伍。较之软糯随和、百依百顺，几乎亲和一切荤素原料的家族兄弟——白菜，卷心菜偏执固执的性格，着实不讨人喜欢。

那时的学校食堂，经常供应免费的卷心菜汤。说是汤，无非是将卷心菜切小片，白水加盐一煮，最后淋一勺熟油而已。这种类似于刷锅里水里放几片菜叶子的汤，滋味可想而知的单薄。

有时，师傅也会将一大锅切碎的卷心菜，先旺火大锅翻炒至蔫，再缺油少盐地焖煮至熟，更是加深了我对它的反感。卷心菜真正令我刮目相看，是进入新世纪后，餐馆里崛起的一道“手撕包菜”。一个小铁锅里，卷心菜一片片如花瓣，油润润的，夹杂着几片腊肉与红辣椒，吱吱冒着丰满的暖香。

白白红红，卖相妩媚不说，一箸入口，肉香、菜香、蒜香互相渗透，打破了蔬菜固有的朴素单调，变得醇浓扎实、鲜辣开胃。

此外，不像有些绿蔬，一旦下锅从青葱到色衰，老去，只需短短两分钟。卷心菜即使到油里火里走了一回，依旧不会失去那份白亮色泽。于是乎，酒精炉慢慢悠悠地燃着，菜，越吃越热，越吃越入味……

虽说卷心菜还是那个卷心菜，可能还不及自己买回家的新鲜，可呈现给味蕾的感觉，却完全不同。因此，有一段期间，只要在外用餐，我必会点上一道手撕包菜，不论是干锅还是明炉。

吃的次数一多，我对卷心菜渐渐由偏见转为偏爱，从昔日的若即若离到如今的青睐有加，反倒觉得白菜质地太过烂塌，缺乏骨子了。



《绚丽秋色》乐哥摄

诗歌

在秋天里读你

郭秀环

走进秋天，在凉爽的夜晚读你
像踏上一条漫长的诗旅
你明澈的目光，写满了爱意
风一路伴着古老的情调
我的秋吟可期，一直摇曳着你的影子

走进秋天，有伤感，亦有惊喜
你是我最绚丽色彩
夏日的郁闷悄然隐退，但愿红叶
永远陪伴，潜入你温柔的梦里
即使今夜月下无酒
也会感到浓浓的醉意

心灵霁光

垂钓之趣

管淑平

小时候的我，不爱钓鱼，却爱捉鱼。就是那种挽着裤腿，露着光溜溜的胳膊与脚丫，下河去捉鱼。至于网兜一类的东西也不必带上，用石头在下游垒成小坑，堵上，站在水里，像木头一样一动不动，一站就是大半天，也不怕冰冷的河水，相反，听着哗啦啦的水流声，我的耳朵也变得满足，只在鱼儿们的动向。这时，我还得眼明手快，一看到它们的身影，便迅速将双手扎入水中，快速合拢，一条鱼就这样被我顺利逮住了！

成年后，便不能这么野了，但捉鱼的念头总是萦绕在心里，若隐若现，以至于每每走到河边，就想扑通跳入河里；见到一条鱼，便想奋力游去，然后将其抱住……当然，这些场景只能在脑海中一次次地设想。于是，想到了一种优雅的方式——钓鱼。只需一竿、一线、一钩、一饵，便能将我带到一个宁静又惊喜的境界。说是宁静，实则我的心里早已如波涛般澎湃汹涌，担心钓竿抛出去，鱼儿不理睬，那就不像一出

尴尬的独角戏？
不过，我还是在水边放好小凳、水桶，然后朝着开阔的地方撒饵、甩钩，做着简单而又反复的“打窝”工序。果然，法子奏效，真的有几尾鱼从绿油油的湖水深处，探头探脑地游了上来。看上去，这些鱼并不是想吃饵料，而是来此试探和报信。我看出了它们的机敏，于是，再次撒饵，鱼儿也就这样放松了警惕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将紧紧攥在手里的挂满饵料的钓钩抛出去，那微沉的钓钩在开阔的河面上空划出一道半圆轮廓，咕咚一声，落入水中。之后，我便安心地坐在小凳上，将钓竿支起来，慢慢地等候着。似乎，时间在我落座的那一刻，按下了一个暂停键，眼前的水静了，水中的鱼静了，背后的山也静了。只是，时间更漫长了，我似乎都能清晰地听到一分一秒流动的滴答声。其实，我心里知道，鱼机灵得很，才不会这么快咬钩呢。它们在远远的深水区域，欢快地畅游，

见我怎么还不走，不时不耐烦地吐出几个泡泡，但就是不咬钩，真叫一个急人啊！

既然鱼不愿来，那么暂时不再关注它了，我静静地欣赏起周边的风景：风，打在湖面，波光粼粼；眼前的山，挺拔、苍劲，山似乎是从水里长起来的，长成了一个臃肿、笨重的大胖子；河畔的青草，细软的泥沙，背后的绿树，连同头顶这片蓝得诱人的天空，都在尽情地呼吸，尽情地欢闹；从天边，偶尔飞过的鸟雀，传来一两声纤细的呢喃。每次我一入面对这些情景时，觉得它们一帮“吃瓜群众”，总想看看稀奇，看看热闹，那么，我总不能空手而归吧，这样是对不住它们的。

然，钓竿动了。一瞧，钓竿已弯成了弓状，我赶紧将注意力集中到钓竿上，我知道，已有鱼在吃饵了。但这时可不能将钓竿收上来，大多数时候，钓线晃动时，鱼只是在轻轻地吸吮，而没有咬钩。只有等到钓竿急忙甩动、水中泛着浪花时，就可笃定鱼被钓住

了。这时，收钩，动作须轻缓，因为尖锐的钓钩钩住了鱼嘴，若是动作过大，对鱼是一种额外的伤害。近了，一点点地近了，直到鱼儿扑腾消耗完了力气，像个软趴趴的皮球，这时我才站起身，迅速用右手举着网兜，左手小心地收着钓线。鱼，就这样被轻松地钓了上来。大抵，所有的垂钓者在伸手抄网的那一刻，眼睛里都会闪着异常兴奋的光亮。

常钓鱼的朋友，对所钓的鱼似乎也很挑剔。草鱼、鲤鱼、鲫鱼，不如江中鲫鱼，此外还得讲究身体肥美、俊俏，这就像是一场选美大赛，任鱼们纷纷展露“十八般武艺”，才能相中它；至于缘分浅薄的，这些钓者们眼睛也不会眨，取下，向着远处的湖面一抛，鱼就这样于穷途处又获得生机。不过，如我这样的凡夫俗子，当然也甭考虑那么多，钓鱼就得图个欢乐，管他大小、俊美与否，鱼来，收钩，大小都是欢喜，所谓乐趣，就是自给自足、自得其乐，而垂钓却恰好地将这种恬淡、雅致的意趣完好体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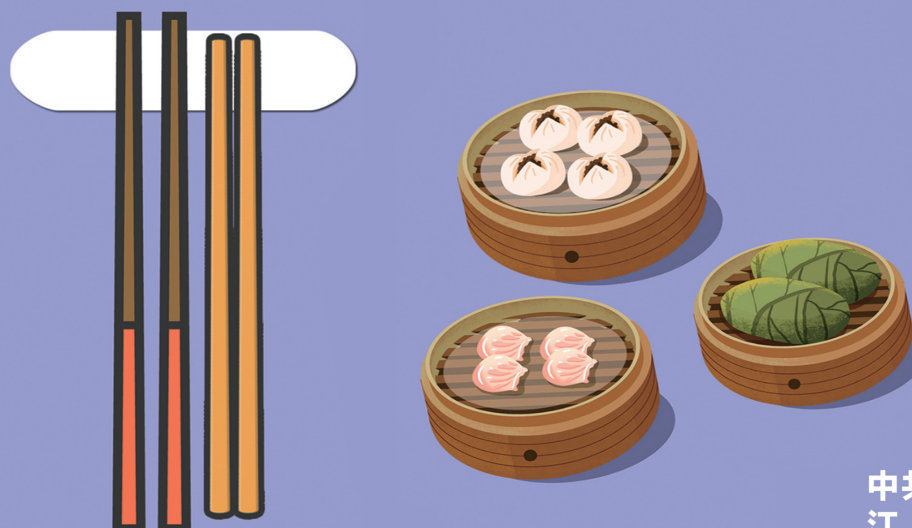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放心夹菜 共享美味

请为健康加一双公筷

STAYING HEALTHY BY USING A PAIR OF SERVING CHOPSTICKS

A WORRY-FREE DINING EXPERIENCE TO ENJOY FINE FOODS



中共江门市委宣传
江门市文明办